

[美] 柳残阳最新作品系列



血

贱

流

沙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血 溅 流 沙

著 者 [美] 柳残阳
责任编辑 扎木苏
装帧设计 李法明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印刷装订 北京时事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25.125
字 数 640 千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

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-80506-632-9 / I·275

定 价 34.80 元(上、下)

一 猿形恶魔

初秋的微风拂过湖上，那烟波浩荡万顷无际的水面，波光闪烁，把刚刚露面的旭日倒影敲碎，幻作千万缕彩霞。

湖畔垂柳飘拂，柳影下的大路上，一对并肩而行的男女忽然停下脚步。

他们都只有二十岁左右，又都身穿着白色衣裳，在朝阳波光之下，格外显得青春焕发，纯洁清新。

作文士制束的青年伸手折下一根柳枝，目光从烟波茫茫的湖上收回来，凝注在她面上，然后似乎被她的娇艳容貌所迫，把目光投到地上。

他手中软软的柳枝，忽然变得又硬又直，在泥地写出“阮莹莹”三个字。

白衣少女含情脉脉微笑一下，接过他递来的柳枝，那根拂水飘绵的柔软柳枝竟又变得像细长劲挺的铁杆子，飕飕的在阮莹莹三字旁边，写上“沈君玉”三个字。

往日曲折幽深的情怀，飘忽莫测的相思，霎时如云消雾散。

地上

当出他们的心愿和衷曲。

“尹

儿工夫，阮莹莹终于

先开了口：“我爹十万火急的派人送信来，要我赶回去，一定是很要紧的事。再说，让哑婆婆等太久了，也不好意思……”

沈君玉谅解微微颌首，但俊秀的面庞上，却写上眷恋不舍和惘然的神情，“到底有什么事呢？”

他轻轻说：“姨丈他老人家以智显世，几十年来智名满天下，他有什么事竟要催你回去帮忙的呢？”

“我是我爹的最后一步杀手棋。”

她柔声解释，却掩不住如丝如缕的得意之情。

“他费了不少功夫才说服了我，肯到你们家来作客小住。他的意思要我至少住个一年半载，可是到现在才两个多月呢，可见得他一定有很要紧的事情。”

沈君玉苦涩地笑一下，摸摸身上的儒服，道：“我要以科举正途出身博取功名，这个想法你好像还不大赞同……”

“从前是的。”

她回答得很坦率。

“所以我不肯到你家里来，因为我老知道我爹的意思，他常常提起你，对你夸奖得不得了。可是我一向讨厌酸气冲天的书呆子，更讨厌做官的人，偏偏你既拼命苦读，又热衷功名。从前我不了解你，心里总是替太湖沈家的绝艺失传而可惜，幸亏来这一趟，才知道你书固然苦读，武还是照练！”

她说话的速度很急，可是每一个字都咬得一清二楚，叫人无法遗漏。

沈君玉眉头轻皱，道：“练武就

阮莹莹娇俏地摇摇头道：“

对不对？我扯得太远啦……”

沈君玉道：“不，我

从前我也曾略略涉猎过释老百家之学，但后来实在抽不出时间，这等杂学其实有趣得很。”

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严肃道：“不过，现在我关心的是你。我的意思是说你目下忽然奉召加急赶返，会有什么事呢？莫非有关你本身……”

阮莹莹作个阻止他说下去的手势，道：“我懂你的意思，可是我绝对不是你所顾虑想像的那样。一定是件非常惊人的大事，不但关我爹的生死存亡，甚至还要超过很多……”

沈君玉大吃一惊。

“还有什么事比姨丈的生死存亡还要严重的呢？”

阮莹莹沉吟一下，才道：“我一时也难作猜测，送信的人全不知情，一点消息也问不出来，不过我爹派这么一个人前来送信，等于给我一点资料，叫我赶快回去，却不必担心路上有险。”

沈君玉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他知道信差是姨丈阮云台的家人，当阮莹莹会见这名家人之时，所有的对话和那封函件，他都在场听见和阅看过，怎会有丝毫表示路上平安无险的资料？

“这道理很简单，如果爹认为我返家的途中会有危险，他一定尽可能派遣能手护送我回去。其次，由于爹只随便派一个人送信后还顺道去办别的事，可见得召我回家之举，并没有什么顾忌；不必提防有人跟踪侦查，换言之，这件要紧的大事，虽是万分惊人，但敌对方面一定不会是各大帮会门派……”

她娓娓道来，分析得精致透彻之极。

沈君玉只能佩服地望着她，心想：姨丈他老人家外号“智人”，他的女儿还错得了么？阮莹莹凝眸瞧着湖水，嘴角

还含着一丝微笑。

可是她的脑子却空前忙碌。

敢情刚才沈君玉分析的几句话，竟然触发了她的灵感。

寻思片刻，已有所悟。

“我明白啦，啊，当真是十分惊人的事。”

她声音中微微露出恐惧意味。

沈君玉自然极想知道，可是他直觉地感到，她一定不肯轻易透露，于是极力装出不在意的样子，道：“你最好别吓唬自己，我相信这件事情，不至于含有凶险，否则姨丈把你送走还来不及，为何倒反召你回去？”

阮莹莹一面还在寻思，一面随口应道：“世上有许多事情，不是武功或财势所能解决得了的。这件大事的敌对方，既然不是各大门派或各帮会，那么会是谁呢？于是我突然记起最近一年多以来，震动天下武林的一个恶魔。他没有姓名，听说他全身是毛，像一头猿猴，但十分高大。动作如电，厉喝之声远传十里……”

沈君玉听得瞪眼伸头，心想我近两三年来埋首苦读，竟然连江湖上有这么一件骇人听闻的消息也不知道。

“到现在为止，已经有上千的武林人物栽在那恶魔毒手之下，其中有很多是各宗派各帮会的著名高手。”

她轻抖一下手中的柳枝，内力从纤掌源源涌出，柔软的柳枝登时笔直坚挺。

她在地上划了一个“卍”字，接着说道：“这是什么？你知道么？”

沈君玉道：“这是佛家的万字，只有世尊胸前表示万德庄严之意。”

“对，但这个佛家的万字，却出现于每个败在那猿形恶魔毒手的武林人的背上。全都是印在背上，紫黑色，深透肉内，洗抹不掉。只有一个例外……”

她喘一口气，才说下去：“只有一个女人，在她尸体上，发现那卐字竟然是印在胸前。”

“哦！是采花贼？”

沈君玉又气忿又担心地问：“武林人物死了那么多，大家就不想想办法么？”

阮莹莹轻叹一声，道：“死的人并不多，只有十几个著名高手被杀，其余的人全都负伤而已。你没有说错，大家都想除掉这恶魔，所以事情弄到我爹身上了……”

沈君玉迷惑地眨眨眼睛，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说那猿形恶魔击败了上千的武林人物，却只杀了十几个？若是如此，称他做恶魔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再说当今武林高手如云，何以诛除这猿形恶魔之责，竟会落在姨丈身上？”

阮莹莹忽然警觉，忖道：他知道得越少越好，免得白白替我担心，影响了学业。

当下避重就轻，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也许不该称他为恶魔。况且那个被害的女人白玉笋，为江南三艳之一，她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……”

“好啦，我们别谈这些不相干的话。”

阮莹莹岔开话题，接下去道：“啊，这太湖畔景色秀丽，风物宜人，我这一辈子永远也忘不了……”

她纵目湖上，但见烟波万顷，水光连天，片片帆影中，水鸟迎风回翔。

当真是一幅永难忘怀的图画。

小伙子双手温柔地探索，终于把她的纤手握住。

她回转头，四目交投。

千言万语，无限情意，都凭脉脉眼波传人心坎……

过了老大一会工夫，阮莹莹忽然涌起了伤感。

她心中的柔情越浓，这伤感也更沉重更难化解。

因为她情知今朝一别，只怕相见无期。

原来这世间男女一旦钟情，便自然而然会想到以后终身厮守的问题。

阮莹莹心中隐隐得知父亲遭遇之事非同小可，是以这次回家，能不能帮助父亲解决困难，大有疑问。

如果解决不了，恐怕连性命也不保，自然更谈不到重来太湖聚首之事了。

这样，生离无异死别，甜蜜的时光竟是如此短促，教她如何能不悲哀伤感！

湖畔的道路弯曲地通过一些树林时，形成了一些视线很短狭的地带。

在一个弯角处，玄衣老姬手持黑色拐杖，站在七八尺宽的大路当中，一头银发比清晨树叶草尖上的露珠还要夺目。

她身子佝偻，满面皱纹，看起来很衰老。

拄着的那根黑拐拐身约有鸭卵般粗，瘿瘤虬结，比她的人还高一点。

三个挑着担子的农人，从两丈外的树林后转出来，都跨着急碎步子，两头的箩筐有节奏地起伏，很快就走近哑婆婆。

那条道路甚为宽阔，尽可交错而过，但那三个人人都突然煞住去势。

他们可不是自愿停步，原来大凡挑着重担之人，不怕多走

一段路，却怕行进时的速度快慢不一或是忽停忽行，那才辛苦吃力。

只见哑婆婆黑拐横伸，拦住了去路。

那三个农人齐齐地横列在拐前，个个但觉一股力道顶住胸腹，寸步难移。

至于他们那股前冲之势，竟是突然之间消失，毫无压迫难受之感。

其中年轻力壮的农人，一瞧哑婆婆佝偻老弱的样子，心中不服，当下奋起全身气力，向前硬挤，口中不知不觉迸出吐气用力的叱声。

那年轻农人自然是白费气力，空自挣得脸红脖子粗，身前的黑拐却纹风不动。

他一看其余两个农人都往后退，便也急忙后撤，面上不禁是骇然之色。

哑婆婆慢慢地做个要他们绕道的手势，样子那么龙钟老迈，目光昏沉，真教人想不透她如何还有那么大的气力。

三名农人看懂了她的手势，驯善如羊地转身行走，没有一个敢开声抗议。

他们刚转弯隐没在树林后，又有一伙人出现，这一伙一共五人，三人骑马，两人一辆没有逢顶的轻便马车。

这伙人转出来，一见哑婆婆当路而立，当时煞住前行之势。

其中一骑倏然转头，迅快驰去。

大路上剩下一车两骑，与哑婆婆遥遥相对。

那两名骑士都是一身劲装，背插长刀。

饱历风霜的面上，表情严肃，四道目光锐利的注视着哑婆

婆。

马车停在两骑的后面，车上的两人一个是敞着前襟的精壮小伙子，跨辕执缰。

另一个坐在旁边，瘦削苍老，目光无神，怀中抱着几本厚厚的账簿。

两名骑士既不动，也不言语。

后面赶车的小伙子瞪大眼睛瞧来瞧去，突然露出兴奋的神色，高声说：“陈先生，咱们可遇上劫镖的啦！”

瘦削苍老的陈先生惊讶地呀一声，也低声道：“当真是劫镖的？那位老太太会是强人么？”

小伙子立即道：“当然啦，陈先生你老是躲在局子里算账，那知外面稀奇古怪凶险重重。在江湖上最怕的就是女人、糟老头和尚道士，这些人才是厉害脚色，这回可叫我赶上开开眼界啦……”

陈先生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，道：“原来你还是第一次碰上事情，你别胡猜乱想的嚼舌头，咱们有什么东西好劫的？”

小伙子把声音压得更低，道：“我可没有胡说，咱们车上的一对石狮子，听说名贵得很。”

“真是胡说！”

陈先生不禁提高了声音斥道：“再名贵也不过是花了三百多两银子买的东西，谁有那么大的闲工夫来拦劫。你要是见过一鞘鞘的银子，装满了几十大车，那才是开了眼界见过世面……”

正说之时，蹄声响处，一骑疾快¹出现。

原来是刚才掉头驰去的那一骑。

只见马上之人身穿青缎长衫，五旬²下年纪，神态沉稳又

雄健。

他在两名劲装骑士旁边勒住坐骑，道：“我问过那三名农人，果然是被那位老太太赶回头的。”

两名劲装骑士只微微颌首，没有作响。

青衣老者忽然沉吟忖想，一时不曾说话。

马车上的小伙子低声道：“对呀，陈先生你注意了没有？那三个挑担的庄稼汉早先明明是往前走的，赶到转出这儿弯路上，忽然改往回走，当然是给转回来的啊。”

那青衣老者沉声道：“健威兄，有烦你过去探问一下！”

左边的劲装骑士，飞身下马，向前行去。

其余的人包括青衣老者在内，都纷纷下地。

那劲装大汉大步走近哑婆婆，只见她佝偻龙钟在地拄拐而立，虽然见他走近，眼中神色昏沉如故。

不觉眉头一皱，心想：看她这副样子，难道当真身怀绝技不成。

他虽是心中怀疑，却不敢懈怠，肃然抱拳道：“老太太请了，在下是银梭镖局李健威，请教老太太高姓大名？”

他一开口，声如洪钟，加上他步伐雄健，不问而知必是臂力特强之士。

哑婆婆缓缓抬手，指一指他身后。

李健威立即会意，道：“那边穿长衫的是敝局总镖头方行，另一位是舍弟李雄威……”

他停顿一下，见对方还不作声，便又道：“还有就是敝局的帐房先生陈万得，赶车的是赵胜。”

哑婆婆点点头，作个要他们回去的手势，嘴皮运动，就如常人说话似的，只差没有声音而已。

李健威看得懂她的手势，但不闻语声，不觉微微倾耳，道：“老太太说什么？在下听不见！”

他连问数声，哑婆婆再不瞅睬。

李健威沉吟一下，断然道：“老太太既不说个明白，在下要得罪啦！”

当即迈步行去。

原来他心中已暗暗冒火，一则他已报上来历姓名，那银梭镖局名列天下四大镖局之一，声名非同小可。

何况总镖头“白虹贯日”方行武功高卓，多年来名震武林，目下人在此地，单凭这两点，对方就不该不加瞅睬。

至于他李氏双杰，向有“力士”之称。

二则这个老姬冷漠托大之态，好像有点矫揉造作，使人不禁泛起了厌恶之感。

那道路甚是宽阔，他横移数尺，方一跨步，哑婆婆看都不看，截黑拐横出，竟比李健威成快了一步，恰好打横拦住他的身子。

李健威真气一沉，身形及时定佳，总算没有碰上敌拐，要不然就不死不伤，也大失面子。

他疾退两步，眼角忽然瞥见二弟李雄威凌空跃来，心头一震，忖道：敢是方老总瞧出虚实，故此教二弟来助我？

李雄威跃落在李健威身旁，便道：“大哥，咱们用那石头挤过去看看！”

说时，指指路边一方长条形大石。

他们兄弟心意相知，更不多言，一齐奔到那方大石的两端。

又齐齐俯身展臂，暴喝一声，但见那块少说也有三四千斤

的长条大石，离地而起。

他们各自抱住一端，迅快向哑婆婆冲去，步伐如一。

此石重量非同小可，加上两名神力惊人的大汉急冲之势，看来就算是数人合抱的大树，碰上了也得横腰砸断，何况是位区区老妪。

总镖头方行嘴角不禁微露笑意，心想李健威这个主意妙不可言，那黑衣老妇如不躲开便须后退。

如是躲开一旁，便是被李家兄弟闯过此关。

如若后退，李家兄弟继续不停的猛冲，莫不成她永远后退不成？

因此也等于闯过这一关了。

她唯一不败之法，便是出手抵住大石，但她办得到么？

霎时那块长石挟着劲厉风声已到了哑婆婆身前。

只见她腰肢一挺，整个人陡然变得又高又大无复龙钟老迈之态。

又见她黑拐闪电般一探一挑，啪的一声，龙尖已拼中大石下方。

李氏兄弟但觉臂上一轻，敢情那块数千斤重的大石突然脱手飞起，改直冲为上飞，呼呼风响，刮脸生疼。

他们全身无穷气力，这一刹那间好像都消失于虚无之中，还不由自主地转回身子，奔出两三步，才能停下来。

那块巨大的头砰訇大响一声，落在外的路边，尘土飞扬，地面也隐隐震动。

她轻轻一拐便将数千斤的大石挑起退飞丈许之远，还有两个生龙活虎般的大汉也给震回去。

这等手段实是教人瞧了也难以置信。

稍远处大路边的小伙子赵胜打个哆嗦，低喊一声“我的妈呀”便不会说话了。

姓陈的账房先生目瞪口呆，更是失魂落魄。

方行痰咳一声，道：“健威兄你们且退，待方某上去会一会这位高人！”

他声调如常，脚下不徐不疾地行去。

李氏兄弟都是面向着他，故此对他的从容之态，瞧得真切，不觉齐齐心神一定。

李健威道：“总座且慢，在下心中有些疑问……”

旁边的李雄威也直点头，可见得他们兄弟果真都有所疑。

方行停步道：“你们有什么疑问？”

李健威道：“这位老太太的武功古怪得很，我们虽被硬挡回来，但却没有感到丝毫反震之力！”

老二李雄威接口道：“您瞧是不是很邪门呢？”

方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依方某愚见，这位老太太不但功力深厚，拐法更是精妙绝世，你们做成的那股巨大冲力，被她以绝妙手法取为己用。只不过把方向调转过来就是了。”

李氏兄弟恍然大悟，齐齐哦了一声，分别撤开。

方行凝目向辟辟尺远的哑婆婆打量了一阵，心中迅快忖道：如若她刚才一拐，能把大石挑回原地，武功确实惊人，只是她来历不明，又不知她拦路用意何在？

这一场生死荣辱之拼，太不划算了……

当下抱拳道：“老太太绝艺惊人，方某当真大开眼界。只不知您不许通过此地的禁令，有限期没有？”

哑婆婆已恢复佝偻龙钟的样子，嘴皮动了几下，却无声

息。

方行微笑道：“既有期限，方某便稍等一会也无妨碍。”

在他后面的李氏兄弟，不觉讶然相顾。

忽听方行又道：“老太太如何称呼，可不可以见示？”

“原来老太太没有名字，人人尊称为哑婆婆……”

“哑婆婆好说了，方某浪得虚名，还不是在江湖上混一口饭吃而已……”

李氏兄弟面面相顾，一点也不明白这位总镖头怎的自说自话起来？

尤其蹊跷的是把那老太太称为哑婆婆，从语气中听起来，好像是那老姬亲自告诉他的。

但又未曾见那老姬吐出过一言半语，只听方行又道：“哑婆婆请便，方某一定等到您回来。”

哑婆婆一转身，迅快奔去，晃眼隐没在弯路的那一端。

李健威忍不住低声道：“总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咱们当真等她回来？”

李雄威接口道：“自然当真等她回来，你没听总座亲口答应人家么？”

他跟着向方行道：“总座，那哑婆婆能说话么？怎的在下听不见呢？”

方行回过头来，但双眉紧皱，显然心中有着难解的问题。

不过他还是回答李健威的疑问，放低声音，道：“我们用的是哑巴的唇语，你们大概也听说过这等无声之言……”

李氏兄弟恍然地哦了一声，但心中对这位总镖头更感佩服。

只因哑巴的唇语这名词虽是听说过，却全无所知。

而方行精通此道，运用自如，可见得他学识见闻之广博，当真远非一般武林人物可及。

方行沉吟道：“我早先见她挑石手法，似无恶意，灵机一触，想到可能前面有事，所以她不让行人通过，这原是江湖常见之事，不足为奇，但是……”

李氏兄弟久走江湖，立即明白他的意思。

李健威也不禁皱眉道：“对，假如这是某方面之人戏弄咱们的手法，这个筋斗可栽不起，可是您又亲口答应过人家，实是不便食言啊！”

方行点点头，低声道：“我只怕她根本不哑，而是三江会的高手。”

李雄威虎目一睁，杀气满面，但口中的声音却有如耳语一般轻细：“我过去探探？”

眼见方行颌首，便立刻提高嗓子，厉声道：“方老总，我这浑人就是心里不服气，非过去瞧瞧不可，你老别拦我……”

话声中大步奔去。

方行故意叫道：“雄威兄不可，雄威兄不可……”

李雄威霎时已奔回弯路转角，目光一掠，隐约看见十丈外的湖边好像有人影晃动。

但见这时他已没有机会多看，原来一阵强风劲力已堪压上他身子。

他猛一哈腰，横移数尺，同时之间，光声电掣，原来他已拔刀在手，奔然挥劈。

他闪避、拔刀、挥劈等动作一气呵成，出手精确而又气势雄浑，如若单看他粗犷楞猛的外表，实在万难料想得到。

一阵震耳的金铁交鸣声过处，李雄威连退五六步，闪目看